

解釋：「我意思是嫁該嫁，什麼時候嫁才適當，我們女孩子總要有個打算，主張呀！」

坐困愁城，吃盡苦頭。

門做事都很麻煩。」

玉琴說：「我一樣不急，現在在家幫忙田園的事，多待

真的一，現在有很多女孩子認為女兒是別人的，遲早總要嫁出去的，媒人來說親，就一口答應，趕緊送她出門，也好了一樁心事。

「所以說，『秀英的想法，看準了對象才嫁。否則太早熟，太早婚，匆匆忙忙，碰到可怕的丈夫，婚姻不美滿，那就麻煩了。』

「還有更麻煩的事哩！」「你說什麼事麻煩……」月娥這時候也聽得有意思，而開口了。

「還沒有算話？」「說話能算話？」

有些是自己在外頭交朋友，年紀小小的，就墮入情網，到秀英自田園採收白蘆筍回來，要送檢收站，中途遇到月娥，玉琴，於是一起去交白蘆筍。三個人騎着單車，邊走邊談。穿過村莊北端的一座大橋，有幾部計程車，從對面牛禡轎駛出來，又放鞭炮，又播送優美的輕音樂。

「多長幾歲，眼睛比較雪亮，看準了對象才嫁。否則太早熟，太早婚，匆匆忙忙，碰到可怕的丈夫，婚姻不美滿，那就麻煩了。」

「這個年頭，就怕這樣子，年青人不經世故，不知日後養育之苦，生了一大堆，自己家庭生活包袱重，也連帶影響到社會國家的人口壓力，總不是一種好現象。」

「再過三年，跟你一樣二十五歲才嫁……」「等着瞧好了。」「說話能算話？」



何必早婚？

胡 瑰

早上八點不到，秀英自田園採收白蘆筍回來，要送檢收站，中途遇到月娥，玉琴，於是一起去交白蘆筍。三個人騎着單車，邊走邊談。穿過村莊北端的一座大橋，有幾部計程車，從對面牛禡轎駛出來，又放鞭炮，又播送優美的輕音樂。這麼一大早，就有人娶新娘。

「對了！」秀英突然想起來：「今天是牛禡轎的阿蘭小姐出嫁呀！聽說新郎是高雄鳳山人。」秀英說的阿蘭，是她小學時的同班同學，剛剛十八歲。秀英搖搖頭說：「她這種年紀就嫁人，我總覺得不太好呢！」「嫁都嫁了，還說這些幹什麼？」月娥開口了。「不！」秀英忙着向月娥

回答，趕緊送她出門，也好了一樁心事。有些是自己在外頭交朋友，年紀小小的，就墮入情網，到秀英自田園採收白蘆筍回來，要送檢收站，中途遇到月娥，玉琴，於是一起去交白蘆筍。三個人騎着單車，邊走邊談。穿過村莊北端的一座大橋，有幾部計程車，從對面牛禡轎駛出來，又放鞭炮，又播送優美的輕音樂。

「因為歲數少，什麼事都不懂，踏進夫家的門，要侍奉翁婆，要對待小叔小姑，要料理家務，實在是提心吊胆，而且要是很快就有孩子，更是手忙腳亂！」

玉琴還說：「要是在外頭組織小家庭，早娶早嫁，彼此好像是個小孩子，沒什麼經濟基楚，問題更多。」

「其實，」秀英想了一想，對着玉琴說：「看過一些早婚的人，所嫁的對象並不很理想。」

她說鄰居就有幾位小姐，感情發展得太突然，結婚時高興興的。

不多久，先生整天發脾氣，不時受挨打挨罵；也有的會喝會賭，暴露弱點，甚至爲非作歹，被判徒刑坐牢的都有，又背一個，後面又跟一個，出

來：「生孩子呀！」玉琴爽快地回答：「一旦結了婚，做人家的太太、做人家的媳婦，總得生孩子吧！」「不錯！」秀英也想到這方面來：「女孩子出嫁之日，就是青春時期終止之時，再抱個孩子的話，更不簡單了。」

「對，對！小孩子闖出來，麻煩更多了。」玉琴說得很起勁，她提到自己的姐姐玉盆，就是性急，好像是一個小孩子，沒什麼經濟基楚，問題更多。」「我不到二十一歲就出頭的小姐，她們都是國中時的同學，畢業後在家裡幫忙，學校畢業後戀上她姐夫時，爸媽都主張等姐夫當兵回來才結婚，但姐姐偏不要，結果生了二個孩子，姐夫才去服役。堂上老人家年紀大，有氣無力，家裡大小事務只好由她挑負。家事要做，孩子要照顧，操勞得很，折磨得身心憔悴，十分可憐。

「我也有這種感想，太年輕就做媽媽，總覺得不太好意思！」月娥說。

「有些人還生了一大堆，慢慢的，都要睜開眼睛，慢慢地來。」

「玉琴，你呢？」秀英追着她。

「兩個恰恰好，出門免煩惱（徐嘉寧）

